

裁军谈判会议

Chinese

第一五零六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9年6月13日星期四上午10时10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豪尔赫·巴莱罗先生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506 次全体会议开始。正如昨天宣布的那样, 今天上午我们将举行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专题会议。在本次会议上, 俄罗斯联邦常驻副代表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先生、巴西大使兼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政府专家组主席吉列尔梅·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和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的丹尼尔·波拉斯先生将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我建议发言结束后, 今天剩下的实质性讨论应在非正式场合进行。因此, 在我们的讨论嘉宾发言后, 我打算暂停正式全体会议, 请他们进行非正式讨论。讨论结束后, 我将宣布非正式会议休会, 并继续举行正式全体会议, 以便提出请求的代表团可以发言。

在我们听取讨论嘉宾的发言并开始讨论本次专题会议的议题之前, 我想请那些希望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拟议工作方案以外的事项发言或发表意见的代表团发言。发言名单上的第一个代表团是俄罗斯联邦代表团。阁下, 请发言。

加季洛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 同事们, 如你们所知, 6 月 5 日,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纪念两国建交 70 周年。两国领导人在会上签署了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该声明重点关注国际安全、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问题, 是两国人民对近年来在这一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所作的回应。声明明确了目前国际安全面临挑战的原因, 并强调指出了一些国家为解散国际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架构而采取的破坏性步骤。这些步骤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导致已经脆弱的国际和平与安全状况遭到彻底侵蚀。在这方面, 声明重申两国致力于维护对国际安全至关重要的各项条约和公约。

6 月 5 日的声明反映了两国就国际议程上最紧迫的问题所持的一贯和坚定立场。这种一贯性体现在, 该声明以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过去就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发表的类似声明为基础, 并清楚反映了两国方针与第一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作出的历史性决定之间的密切联系, 具体涉及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加强核不扩散机制, 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打击企图破坏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权威或从事《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下违禁活动的行为, 以及防止建立绕开安全理事会运作的机制。1978 年制定的原则至今仍是各方讨论的议题, 它们对军备控制和不扩散目的具有相关性, 因此对确保区域和全球和平与安全也具有相关性。

声明强调, 必须确保裁军进程以及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机制和军备控制机制所有参与方的平等和全面安全。迫切需要建立和保持持续的多边对话, 以克服分歧, 针对这一领域的问题找到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声明强调, 鉴于当前的有关情况, 需要采取政治和外交措施来解决有争议的问题。两国领导人呼吁通过举行磋商、建立信任、避免误解和战略误判, 解决共同关切的问题, 还呼吁在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努力中支持和推动多边主义, 并由联合国及其裁军机制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联合声明是不同文化和历史的国家能够就国际议程上最敏感的问题达成谅解和取得共识的又一个生动例证。做到这一点的主要前提始终是、并将继续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即维护国际和平、加强全球安全和战略稳定, 并表达为全人类利益实现这一目标的真诚愿望。

主席先生，我们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将该声明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印发。谢谢各位。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谢谢俄罗斯联邦大使的重要发言。名单下一位发言者是中国大使。请发言，先生。

李松先生(中国)(以中文发言)：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完全同意俄罗斯常驻代表加季洛夫大使刚才介绍中俄两国元首有关联合声明的发言。我也愿借此机会补充几点看法，供大家对这个声明有进一步的了解。

6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共同签署并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加强当代全球战略稳定的联合声明》。这是继2016年之后，中俄两国元首再次就全球战略稳定问题发表共同立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当前，国际局势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持续增多。个别大国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行径，造成一系列消极后果。国际战略稳定受到冲击，多边体系遭受侵蚀，地区热点问题持续升温，新的安全挑战层出不穷。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中俄两国领导人发表共同声明，为中俄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指明了方向，也给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增添了信心。

中俄展示了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负责任态度。过去几十年来形成的美俄双边核裁军条约体系是全球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的形势，中俄两国在声明中强调，核武器国家应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停止毫无限制地发展全球反导系统，减少核武器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切实降低核战争威胁。双方重申，核裁军领域的国际法律文书和国际共识应该得到遵守，条约当事方应努力恢复《中导条约》活力，延长新START条约。中俄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鲜明态度，有利于推动大国增进战略互信，履行国际安全义务。

中俄展示了对多边主义的有力支持。在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下实现绝对安全。中俄用实际行动体现了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两国在声明中表示，支持联合国及多边裁军机制在国际军控进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维护和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等多边军控条约，巩固国际军控防扩散体系。当前形势下，中俄坚定捍卫多边主义，有利于遏制单边主义的蔓延势头，有利于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有利于通过国际合作保障每一个国家的正当安全利益。

中俄展示了推动地区热点问题政治解决的坚定决心。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呈升温态势，牵动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安全。中俄始终是推动政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力量。双方在声明中重申维护安理会决议和《联合国宪章》，反对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呼吁各方继续全面履行伊核全面协议，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妥善解决叙利亚化武争议。中俄坚定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进程，有利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有利于倡导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协商代替胁迫，有利于维护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权威，促进国际和地区的和平稳定。

中俄展示了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的积极意愿。伴随时代进步，科技创新突飞猛进，有力促进了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但是，科技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外空、网络、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的军事应用，正对国际安全产生重大影响，需要妥善应对。中俄在声明中主张加强预防性外交，就防止外空武器化和军备竞赛谈判缔结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主张以联合国为平台，研究科技发展成果对国际安全可能造成的影响及其法制化规范，确保各方平等参与。中俄倡导合作应对新型安全挑战，有利于推动新科技的和平利用，有利于加强安全新疆域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治理。

主席先生，国际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形势正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中俄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共同发展方面发挥“稳定锚”作用，既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我愿借此机会强调，中俄领导人发表上述共同声明，并非针对某个特定国家，而是针对冷战思维、单边主义以及置国际道义、战略稳定和现行国际机制于不顾的心态、政策和行径。中俄致力于维护的不仅是两国的共同利益，更是全球战略稳定、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视所有国家为平等合作伙伴。毋庸讳言，我们也理应成为共同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的合作伙伴。

中国代表团将与俄罗斯代表团和其他裁谈会成员国代表团一道，以积极、建设性和负责任的态度，共同致力于推动裁谈会工作，尽早制定全面、平衡的工作计划以及就各项突出、紧迫议题开展实质性工作的具体安排。我本人和我的团队也愿与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同事及其团队一起，继续积极致力于加强五核国合作机制，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不懈努力。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大使，谢谢你的重要发言。现在请尊敬的喀麦隆代表发言，他也代表 21 国集团。

阿沃穆先生(喀麦隆): 主席先生，我荣幸地代表 21 国集团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作以下发言：

21 国集团认为，空间技术确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信息、通讯、金融、经济交易、导航，甚至是政治和战略决策从未像现在一样依赖于快速发展的天基技术。

本集团重申，外层空间和其他天体是人类共同遗产，必须本着合作精神，为全人类的福祉和利益加以利用和探索。本集团重申，外层空间及其他天体的探索和利用应完全为了和平目的进行，并应造福和有利于所有国家，无论其经济或科学发展水平如何。

本集团强调，由于对外层空间的利用日增，所有国家都必须采取行动提高透明度、建立信任措施并提供更完善的信息。本集团认为，所有拥有强大航天能力的国家都有特殊责任，要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目标作出积极贡献。所有国家应力行克制，不采取有悖于这一目标和现有相关条约的行动，以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促进国际合作。

本集团认识到，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可使国际和平与安全免于严重危险。本集团强调，必须采取进一步措施，并作出适当和有效的核查规定，以全面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本集团强调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认为尤其要严格遵守关于外层空间利用的现有法律制度。在这方面，本集团深为关切日益严峻的外层空间武器化的威胁，包括开发和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及研发可在外层空间部署的先进军事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同时还导致有利于推动裁军和加强国际安全的国际氛围遭到进一步削弱。

本集团强调，所有国家都有责任力行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威胁实现下述集体目标的活动，即保持外层空间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且不以任何其他形式进行武器化，以确保外层空间造福于全人类。

本集团认为，多边裁军协定为各缔约国提供了机制，以相互磋商并合作解决可能出现的与协定条款的目标相关的问题，或者在应用协定条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而此种磋商与合作也可在联合国的框架内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规定通过适当的国际程序进行。

由于人们有正当理由担心现有的法律文书不足以遏制外层空间的进一步军事化，也不足以防止外层空间的武器化，因此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就更为紧迫。本集团还重申，本集团认识到，单靠适用于外层空间的法律制度并不能保证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为此，本集团强调，需要巩固和加强这一制度并提高其效力。

这方面，本集团重申，裁军谈判会议是国际社会唯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其首要作用是就裁军优先问题开展实质性谈判。因此，本集团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应立即就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启动谈判。

本集团欢迎大会通过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第 73/30 号决议，同时忆及该决议就裁军谈判会议提出的以下意见：

首先，裁军谈判会议在一项或多项全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多边协定的谈判中应发挥主要作用；其次，裁军谈判会议应在其 2019 年会议期间尽早在题为“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的议程项目下设立一个工作组。

21 国集团注意到，政府专家组已经完成工作，并按照关于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大会第 65/68 号决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外层空间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研究报告。该研究报告在大会第六十八届会议上获得一致通过。本集团强调，应该优先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以加强外层空间国际法律制度，同时承认，经过广泛国际磋商形成的全球性和包容性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能是重要的补充措施。本集团认识到，包括一项不具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在内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可发挥增进各国间信任的作用。但这类自愿措施不能替代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条约。

本集团欢迎俄罗斯联邦和中国于 2014 年 6 月联合向裁军谈判会议提交的关于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以及防止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力攻击外层空间物体的条约草案的经更新案文。该倡议是对裁谈会工作的建设性贡献，为开展讨论并进而通过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集团欢迎大会于 2018 年 12 月 5 日通过了题为“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第 73/31 号决议。

本集团还欢迎大会于 2017 年 12 月 24 日通过了题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的第 72/250 号决议，其中敦促裁军谈判会议立即着手就一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包括防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进行谈判。本集团赞赏根据该决议设立的政府专家组开展的工作，并对政府专家组未能就其最后报告达成共识感到遗憾。

21 国集团注意到裁军谈判会议有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实质性和互动性的非正式讨论，包括 2014 年 6 月 11 日至 13 日根据 2014 年会议活动时间表(载于 CD/1978 号文件)进行的讨论；2015 年 8 月 13 日和 20 日根据 2015 年会议活动时间表(载于 CD/2021 号文件)进行的讨论；2017 年 6 月 14 日至 16 日根据 CD/2090 号文件所载决定在“前进道路”工作组下进行的讨论；以及 2018 年根据 CD/2119 和 CD/2126 号文件所载决定在附属机构 3 中进行的讨论。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还有其他代表团想发言吗？好像没有。那么，我热烈欢迎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日内瓦其他国际组织副代表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大使，并请他发言。

别洛乌索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首先，作一个小而重要的声明。我还不是大使，但认为在座的每个人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大使。希望我们以此种身份也能共同处理讨论的事务，包括今天正在讨论的事务。

在直奔今天全体会议的议题作报告之前，先谈一谈巴基斯坦代表团同事乌斯曼·贾登在近期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内容涉及 5 月 22 日在上海合作组织部长级会议间隙签署的俄罗斯联邦和巴基斯坦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联合声明。俄罗斯联邦欢迎巴基斯坦决定全面遵守保持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目的之倡议。巴基斯坦领导人跨出这一步，证明该国致力于应对最棘手的军备控制和不扩散挑战，下决心继续与他国合作，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

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的倡议，或者说政治承诺，是为防止在外层空间部署武器、进而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采取的唯一一项务实的多边步骤。21 个国家现已承诺不首先向太空发射武器，而且准备推动这一重要倡议走向全球。参与国作出这一承诺，是因为明白在外层空间部署和使用武器可能引发灾难性后果，需要紧急采取务实的多边行动，确保这一负面情况不会发生。俄罗斯联邦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加入倡议，继续共同寻找保持外层空间没有武器的途径。

主席先生，在此代表俄罗斯联邦和巴基斯坦，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将俄罗斯和巴基斯坦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联合声明作为裁谈会的正式文件发布。谢谢。

现在，回过头来看今天全体会议的议题，但首先要向主席预致歉意，因为我阐述观点需要的时间大概会比分配给每位发言人的时间略多一点。

主席先生，尊敬的各位同事，首先，感谢主席国委内瑞拉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举行全体会议，我们坚信国际社会应当继续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第一，这是因为目前仅剩太空这一个人类活动环境还没有受到权力斗争、政治紧张和军事对抗的影响，而权力斗争、政治紧张和军事对抗是地球上国际关系中司空见惯，在区域和全球一级引发了不同烈度的武装冲突。

第二，这是由于每个国家乃至整个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和福祉越来越离不开对于太空技术的使用，越来越离不开加大使用近地空间带来的好处。随着参与太空活动的主体数量增加、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工商界代表积极从事此类活动，保持外层空间没有冲突、使之成为多边合作和太空行为体密切互动的环境，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三，把外层空间纳入军事规划，无论后者的目的为何，都必然会为外层空间本身和地球的安全遭受一系列威胁埋下伏笔。一国希望通过发射武器用于近地轨道部署，在太空中和地球上占据特殊优势，这种想法充满风险，可能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措施。假如实施报复的国家已发展了自身的空间和军事能力，采取的措施可能是对称的；要是国家空间能力薄弱，为在必要时能够应对国家安全面临的天基威胁，采取的措施则可能是不对称的。

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立足于这样一种理解，就是绝不容许空间变成武装对抗的舞台，需要防止太空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所受威胁的来源，因为这可能把人类推到全球灾难的边缘。俄罗斯联邦相信，这份当代太空法基本文书中所含准则、原则仍然是相关的、必要的。

有种观点愈发普遍，认为由于起草时的情况与当前情况不同，《条约》已经变得陈旧，过时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对此，断难苟同。接受这个影响深远和“富有新意”的想法，就意味着我们这些《条约》缔约方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也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为的应当是和平目的，开展太空活动为的应当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国际合作和扩大国家之间的了解。再者，这样一来，国家就有权无视外层空间活动不得给他国从事此类活动制造障碍或其他困难的要求。它意味着背离《条约》规定的程序——通过对话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和关切。

如果放弃这一切，我们理所应当想知道会有怎样的后果。这个问题的部分答案可以通过分析目前太空安全领域的思维模式找到。提请注意一点，有人在其他相关平台积极宣传一种理念，说外层空间是一个存在争议的环境。这一理念不符合外层空间属于人类共同遗产的观点，也不符合平等不加歧视地利用外层空间、为和平目的开发太空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一理念看似无害，而照其逻辑发展下去，就成了把外层空间当作未来战场的个别国家的新把戏，已经推动了太空作战手段的发展。它还可能引发对于太空安全做法的重新考虑，包括对于太空资产和作业安全的重新考虑，而且导致使用武力应对明显的、最重要的是感知到的威胁。在此情况下，正认真讨论有无可能使用预防措施和手段，包括军事性质的预防措施和手段。假如上述思想方面的工作还只是纯粹停留在理论研究上，我们就可以继续讨论拿出实际措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是否有必要、是否来得及。但是，由于这些工作已被纳入学说，继而为发展必要武器和太空能力等实际步骤提供了指导，所以眼下呈现出不同的含义。

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努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越来越需要采取预防性政治、外交和国际法律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全面参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多边倡议的国家数量稳步上升，倡议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广泛支持，就是证明。

然而，令人不安的是，迄今为止，这仍是仅有的一个旨在保持太空没有武器的实际措施。我们呼吁裁军谈判会议成员采取创造性方法，集中精力在本会议议程项目 3 下就此采取更多步骤。应当注意的是，留给国际社会采取预防措施的时间迅速流逝。2030 年正在逼近，而根据美国的军事和太空计划，那时全球导弹防御系统的首批作战部件将在太空出现。

俄罗斯仍然致力于在裁军谈判会议中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防止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我们相信，确保各国在太空中从事和平性质的活动的唯一途径，是各国根据文书作出这样的承诺。在此强调，俄罗斯联邦和中国在 2019 年 6 月 5 日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对此事给予特别关注。

虽然政府专家小组关于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工作没有取得正式成果，但我们积极评价专家小组成员所做的工作。专家来自 25 个国家，有的就确保太空活动安全和保持太空没有武器所持意见相左。这也许是他们首次真正试着缩小分歧，在最具争议的问题上寻找共同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专家能就以下几点达成共识：需要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必须将这一文书与 1967 年《外层空间条约》以及其他国际太空法渊源牢牢联系起来。专家还就可能拟定的文书涉及的多个方面形成了一致意见，例如文书的范围、所创设义务的范围、对于义务遵守情况的核查、文书应当针对的威胁、纳入合作条款的重要性。此外，专家小组成员和特邀专家都付出极大努力，分析了太空军备竞赛等多个方面的现象、针对太空武器日渐成为现实这一前景可能采取的应对方式，以及相关的政治、军事和法律影响。专家小组的成果文件草案总结了工作结果，完全可以作为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进行谈判的基础。

遗憾的是，此份文件遭到美利坚合众国的阻止。这一步骤证实了我们的结论和我们的担忧，即华盛顿方面反对俄中“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无非是释放烟幕，隐藏美国的真正意图，即确保自己继续恣意妄为，进而在外层空间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条约”草案五年前已提交裁军谈判会议，后又进行了更新，但至今仍在由裁谈会成员国审议。我们呼吁各代表团不要拖延，而是结合政府专家小组的讨论，在草案的基础上开始谈判。

感谢诸位的关注与耐心。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别洛索夫先生所作的重要发言和解释。先生是一位优秀外交官，今天又展示出优秀裁军事务专家的风范，希望不久即获贵国政府任命，出任大使。

现在请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的政府专家小组主席、尊敬的吉列尔梅·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发言。大使，有请。

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非常感谢！我谨以按照第 72/250 号决议设立的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的政府专家小组主席这个身份，感谢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委内瑞拉大使豪尔赫·巴莱罗提供机会，让我在会上向诸位通报一些信息，简要说明政府专家小组开展的工作。这次发言不会条分缕析，来这里为的是从自己担任最新一届专家小组主席的经验出发，就这一问题进行对话。

还要感谢作出安排，让我有幸与俄罗斯联邦常驻裁军谈判会议副代表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和联合国裁军问题研究所(裁研所)的丹尼尔·波拉斯一起参加专题讨论小组，丹尼尔·波拉斯在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讨论中给予了极其重要的支持，是这一主题公认的专家。

诸位都知道，第 72/250 号决议请秘书长设立一个由 25 个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所以，这是近来成立的一个规模较大的专家小组。联合国裁军事务厅网站上的所有参考文件均清楚注明了参加专家小组的国家。我认为必须回顾一点，专家小组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之前，在北京举行了由中国外交部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举办的研讨会。时间是在 2018 年 7 月。这是一个极好的举措；为我们——也就是各位专家和我本人——创造了一个机会，在第一次正式会议前相互认识，对即将处理的问题从整体上进行深入的了解，交换意见，做好铺垫，澄清如何安排讨论。在北京完成所有这些事项后，于 2018 年 8 月 6 日至 17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

在该次会议上，根据对照必须处理的任务确立的议程，展开了一次结构式对话。想必诸位记得，任务规定明确指出，我们应当能为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包括现有“防止在外空部署武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约”草案，提供实质内容，作为审议的基础。

我们审议了专家小组的工作安排，先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的一般方面，再转向文书的实质内容。先讨论序言、基本义务、定义、核查、透明和建立信任、执行和体制安排、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与国际合作、最后条款的要素，再提出结论和建议。

专家小组成立后，举行了两次为期两周的正式会议。第一次是 2018 年 8 月 6 日至 17 日，第二次是 2019 年 3 月 18 日至 29 日。在两次正式会议之间，我作为主席以决议为指导，于 2019 年 1 月份的最后一天和 2 月份的第一天在纽约举行了一次情况介绍会，向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开放。此次会议是在裁军事务厅和裁研所的协助下召开的，我在会上宣读了专家小组主席的报告。报告的日期为 2019 年 1 月 31 日，可在裁军事务厅网站上查阅。如欲了解详情，主席关于第一次会议期间所做工作的简要说明实际上已作为政府专家小组最后程序报告的附件发布，以供参考，里面介绍了专家小组第一次会议各项讨论的精神、性质和内容。在第一次会议上，十分详细地审议了所有不同议程项目。我认为全体专家都有相当程度的交流和建设性参与。这可能是讨论的主要相关方几十年来头一次真正坐在一起，开诚布公地交谈，不仅陈述了已知立场，而且探讨了各自立场在技术上造成的影响，甚至研究了如何或在多大程度上找到某种共同点。这项工作特别宝贵，主席在 2019 年 1 月的报告中所作的说明是了解讨论情况的一个重要窗口，也是对参加人员的提醒，显示了业已设法取得的进展。环境非常积极，而且富有建设性。

我还必须指出，在此之前，对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同等重要的其他领域取得了进展。2018 年，设立了附属机构 3，我也有幸从事相关协调工作，尽管会议不是很长，但其中有 7 次被用来讨论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讨论必须包括一般性辩论、具体辩论，以及对于报告草稿的介绍和审议，因而并非所有 7 次会议都用于进行真正的讨论。我们必须对讨论进行划分，以运用不同的工作方法，这就意味着能用来取得实质成果的时间非常紧迫。尽管如此，在裁谈会全体

成员的贡献、参与和积极安排下，我们设法在 2018 年完成了一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重要报告，这份报告实际上得到了通过，附在 2018 年裁谈会程序报告的后面。这是一份正式文件，能帮助我们继续朝着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前进，在这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上积聚势头；此份报告载于 CD/2140 号文件。

为继续沿用以往的思路，提及裁谈会 2018 年的工作，我认为起草的报告要体现不同的观点，因此报告并不试图给出经协商一致形成的建议，而是按谈定的方式反映不同的观点。这份报告按谈定的方式反映不同的观点，并且获得一致通过。所以，我认为它是有意义的，也是有价值的。报告里有一张最后清单，列出了某些可能要由裁谈会进一步审议的问题。我必须说，这些问题实际上全部经过政府专家小组长时间的仔细讨论，因此，专家小组的确在试着通过处理这些问题，就附属机构的报告采取后续行动。

我不想说得太细，但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已决定，在三年期工作方案中列入关于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领域的执行或实施情况的讨论，此项工作正在进行。我们就外层空间长期可持续性指导方针取得的一些进展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有很大关系。现已通过了一套这样的指导方针。我想里面包含 21 条内容。这套指导方针有待大会通过。还有一些指导方针有待委员会审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到围绕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展开的讨论。在余下未获通过的指导方针中，有的涉及安全层面的问题，可能落入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讨论和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讨论之间的灰色地带。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进步和进展。

为了让诸位大致了解政府专家小组的讨论，我只简要介绍部分辩论的情况和性质，而不指出支持其中一种或另一种观点的专家或集团。然而，我认为，必须在此次全体会议上把实质内容告知裁谈会全体成员。当然，处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的总体做法存在分歧，这一点在所有讨论中都显露无疑。有些人确实认为，现在已经到了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进行谈判的时候。裁谈会于 2008 年收到了这样一项文书的草案，又于 2014 年收到了更新版。众所周知，这是“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条约”草案。因此，事先已有一份草案，但事先已有一份草案未必意味着无须再去讨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国际文书实际上可能是什么样。不过，许多人感觉是时候启动讨论和谈判了。有些人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上，它们可以帮助形成所谓负责任的太空行为。这个处理问题的方法更循序渐进、更小心谨慎，涉及到某些规范或最佳做法，而对于这些规范或最佳做法，可以进一步加以阐释，试着塑造太空行为，从而改善和平利用太空和防止军备竞赛的条件。

提出的有些想法遵循的逻辑是遏制太空有害行为。这是部分专家探讨的另一个概念。它涉及到描述和处理被认为对和平探索空间有害的行为，进而可能以某种形式，例如行为守则，就有害行为加以遏制、限制或规范。还有另一个办法实际上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例如我们看到的条约草案，走的更远一点，是制定全面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公约。全面公约包罗一切，也许可以用全面核裁军公约这个想法作类比，因而囊括了所有方面：义务、限制、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核查机制等等。这是另一个办法。

围绕国际法、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二者如何对太空适用，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对于后者，观点不太一致；分歧涉及以下几点：国际人道主义法如何对太空适用，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条约如何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语境中，提及国际人道主义法对太空适用。就此，有几种不同的观点。当然，这个主题非但不简单，而且很复杂。一些人认为最好完全避开这个问题，另一些人认为可以用这样那样的方式加以解决。其他人认为，事实很简单，国际人道主义法不问介质，在地球上、海洋里、天空中、太空中等一概适用。在这方面不应当有任何疑问。

一些人不同意针对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专门创设的义务，在不同场合提出一种论点，意思是绝大多数外层空间物体可能具有双重性质——民用和军用、攻击性和非攻击性，而且天空物体的真正性质很难识别，针对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而创设的义务也就很难监测、核查或执行。我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其他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清楚地核实、识别或划分太空物体的性质。因此，物体的性质不会成为障碍。

对于定义问题——什么应当或不应当加以界定，给出的反应也各有不同。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试着列出文书中可能需要的用语。其中包括如果成员寻求制定一项文书，可能需要明确加以界定的用语。“weapons in space”（在太空的武器）就是一例。我们讨论了所有细微的差异。使用的另外一种说法是“space weapons”（太空武器），改变了词序。当然，这些事情都不简单。它们取决于条约是什么样子的，包含什么类型的条款，也取决于关于条约本身的谈判。我们甚至讨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个用语。什么是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如何界定它或如何判断它是否正在发生？是否有指标可以用作这方面的参考或基准？这也是一个复杂的主题。

我们收到了裁研所顾问拉杰斯瓦里·拉贾戈帕兰提出的技术意见，并就此展开了有益的讨论。这些问题可能有些分散注意力，因为并未就此取得很大进展，对于什么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怎样对它下定义、是否出现需要加以关注并采取措施的情况，也许不必统一看法。

核查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一些人认为，如果不能核查，文书就没有价值。还有一个问题是，可否核查太空物体以及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义务？如可，怎样核查？借助商定的多边核查安排？借助属于文书不可分割之组成部分的议定书？还是借助其他办法？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有无帮助？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各国核查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义务使用的技术手段是否互补。我们讨论了所有这些方面；意见虽不一致，但也未必达到相互排斥的地步。可以建立多边核查机制，辅之以国家技术手段、透明和建立信任措施。我们还考虑了核查是否属于条约的核心要素。我认为，尽管核查既重要，也必要，但不一定是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文书中仅有的一个元素。还有其他元素也很重要。

讨论涉及到限制的范围。如果文书包含禁止或对于行动的限制，那么它们的范围有多大？应当涵盖放置武器和反卫星武器或袭击，还是应当囊括研究、开发、测试、生产、购置、转让和储存与文书禁止或限制的活动有关的一切要素？

我们讨论了意图，以及有无可能评估与太空物体有关的某些行为背后的意图。单独加以监测，似乎存在难度。所以，纳入意图方面的内容，还是简单地绕过这个难题，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认为，对一些人来说，重要的是澄清意图怎样与物体的行为、与物体控制国的行为相联系，以及此种行为是否负责。我们还讨论了现有用于监测所谓空间态势感知的技术是否足以核查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条约所设义务的遵守情况，可否用作了解空间物体行动背后意图的工具。讨论并没有得出多少结论。技术是有的，而且我想大家也一致认为，所有国家都应当加强这一领域的合作。所有国家都可以推动空间态势感知方面的合作得到加强，并从中受益，但当今技术不见得足够精确，可以用作万无一失的工具，了解太空行为和太空物体某些运动背后的意图。

我们讨论了文书是否应当提到安全理事会，将之作为在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文书下就太空行动发生争端，且不能通过文书规定或没有规定的机制友好解决时，可以诉诸的最后手段。在讨论中，发表的意见存在分歧，内容涉及到安全理事会是否属于解决此类争端的适当平台。一些人对此持否定态度。

然后是碎片的问题。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涉及关于长期可持续性的讨论和空间军备竞赛不受遏制的可能性。如果太空中有任何攻击性行动，结果很可能出现更多的长期性轨道空间碎片，这将影响太空的长期可持续性。实际上，这可能会使某些轨道不堪使用；可能会影响所有国家平等利用和探索空间的权利。讨论取得了进展，但对于是不是非得用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文书来处理碎片问题，大家并未达成共识。一些专家认为，碎片应由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和其他机构讨论，因为这并非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直接关切问题。但这方面并没有明确的结果。

还有范围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大家讨论了与此讨论相关的可能发生攻击的性质，并试图根据其影响对之进行评级，例如，先从暂时或永久性地干扰信号着手。你也可以暂时或永久地使卫星失明，对其造成可逆或不可逆的伤害，以产生碎片或不产生碎片的方式这样做。你知道的，影响增大了。这一概念在于：试图先从影响较小者着手，再转到影响较大者，以此为比例尺，来测绘这些可能性。当然，在该比例尺的顶端，你可以用导弹击落一颗卫星，或者用类似的东西攻击它，比如陆基激光武器，或者简单地用一颗卫星攻击另一颗卫星。这方面有趣的一点是，总的来说，专家们认为义务应当与攻击的影响和攻击产生影响或带来反应的能力成比例，因此出现了相称性概念，似乎该概念是有用的。攻击的性质及其影响应与义务成比例——重要性较低的攻击会产生执行分量较轻的义务，随后的核查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工作量。这是讨论过的相称性概念，而且似乎是有趣的概念。

在政府专家组以外的场合讨论了其他方面，例如：交会和近距离作业是否需要监管？禁区如何运作？禁区是否应该设立？应该保持的距离为多长？这些事情是否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文书有关？等等。也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而应该在其他场所讨论，因为它们可能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没有直接关系。

当然，大家还讨论了以下的问题，即：国际法能否解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的所有有关事项？我知道，就在这里，在裁谈会本身，讨论过这个问题，那些认为有国际法就够了的人，可能会认为文书是没有必要的。另一方面，认为国际法不够的，其逻辑后果就是，文书是有必要的。这两个立场之间是有程度差别的。

我们讨论了出口管制，讨论了出口管制是否应成为文书之要素的问题。一些专家认为出口管制可能有用；其他人则认为，出口管制可能会阻碍各国和平探索外层空间的合法利益。利用技术及相关货物和服务的机会应向所有人开放，因此，这方面有人关切地指出：出口管制不应妨碍人们正当地利用各种要素，而这些要素正是所有国家受惠于空间探索所需要的。

大家讨论了《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和第二条第(四)项。第五十一条涉及个人和集体自卫权，第二条第(四)项涉及使用武力。这两条大体上都是在此背景下讨论的，讨论过程很长；事实上，有些专家专门研究国际法，他们提供了非常有益的意见并发表了评论，但那不一定是结论性的。在这里，有一个问题让人进退维谷，即：承认自卫权是否意味着接受外层空间攻击的概念？那样，就从空间仅应用于和平目的之想法游离出去了。这一困境类似于国际人道主义法也会遭遇的困境。但我认为，这些讨论虽不一定是结论性的，却是有用的，并澄清了许多问题。

一些人认为，重要的是要有这样一种认识，即：人们在空间的争夺日趋激烈，空间越来越拥挤。对于其他一些专家来说，这种认识不一定是积极的，因为空间拥挤的说法似乎表明，对于空间探索的新入场者——迟到者——而言，和平探索太空的机会可能就比已到场者少。因此，空间拥挤的认识可能会影响到所有国家都享有和平探索空间的平等权利的理念。

显然在有些观念上，人们的认识是一致的。重要的一条是，无论做什么，都应该针对使用武力的三种可能情况：外空对外空、外空对地球和地球对外空。在我看来，这是明确的认识一致。无论我们今后选择哪条道路——无论是制定更多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更多的最佳做法、更多的行为守则、文书还是一项全面条约——我们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讨论都应涵盖这三种情况。

另一个明显形成共识的观点是，裁谈会应成为就一项文书或我们可能商定的专家组任何后续行动进行进一步讨论和谈判的场所。当然，它强化了这样的认识，即：我们应该就防止外空军备竞赛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继续努力在裁谈会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工作方面取得进展。我们现在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要素，尽管载有专家组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建议的报告草稿最终没有获得通过。我们通过了一项程序性报告，并附上了主席 2019 年 1 月 31 日的声明。

我不能说那是浪费时间。专家组极为有用，澄清了许多关切事项和立场。在为期四周的讨论中，我们设法就几乎所有问题拟妥了商定的行文，证明至少从外交起草的角度来看，通过措辞来弥合分歧是可能的。这并非不可能，因为我们设法在所有问题上都做到了这一点，尽管在有些问题上的一致性要更高一些。专家们无法采取最后步骤通过该报告草案，但这并没有降低我们在讨论和辩论中取得的成果的价值。所有专家都带着报告草稿回到本国首都，我想他们知道该报告草稿有价值，因为它经受了达成共识的考验，并设法克服了许多障碍。因此，它奠定了有益的基础。

最后，我必须提到，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有一个国家集团提交了一份工作文件，其中载有未达成共识的草案，尽管我作为该集团主席并未影响事件的进程。现在，这份草案已经公之于众了。它附在尼日利亚代表非洲集团向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提交的工作文件(文号：A/CN.10/2019/WP.1)之后。谈到我们努力取得的成绩，没有什么比这更透明的了——不过，这当然不是该集团的商定成果。

从第三附属机构的报告、专家组的讨论、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以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能得到更多的实质性内容。借助于一系列额外的和新近的要害，裁谈会任何成员国都能努力改进各项提议，以推动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讨论，无论是通过行为守则、额外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还是其他方式，这样做。

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我认为，裁谈会作为这方面的讨论场所，作用益发强大；我们大家手头都有这些额外的要素要加以处理。谢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感谢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作了内容翔实的发言。现在请裁研所的丹尼尔·波拉斯先生发言。波拉斯先生，请。

波拉斯先生(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研所))(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阁下。首先，我要感谢你邀请裁研所参加今天的会议。由于我通常用英语工作，蒙您许可，我将用英语发言。

(以英语发言)

我首先要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妇女越来越多地参与空间安全和其他裁军讨论，我希望我们继续看到妇女更多地参加我们举行的所有这些小组讨论。

我很高兴去年在第三附属机构的会议上发言，但之后又发生了很多事情。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讨论了政府专家组，但我想谈谈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第二工作组关于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工作。

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记得，2013年，外层空间活动中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政府专家组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采取一些能够加强外层空间安全与稳定的措施。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家层面几乎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来实施这些建议。因此，2017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成员举行非正式会议，决定在委员会三年期工作方案(2018-2020年)期间讨论联合国会员国如何有效执行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问题。其想法是，向大会提出建议，以便各国能够在其国家条例中执行这些建议。

委员会2018年是开会了，但没有进行多少实质性讨论。为了帮助推动这些讨论，2019年，有关方面要求裁研所为委员会成员编写一份进展报告和一系列简报，为纽约裁军界提供精神食粮。这项工作部分由澳大利亚政府资助。裁研所于今年早些时候编写了裁军审议委员会进展报告——可在裁研所网站查阅，并于1月30日和4月10日至12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简报会。我们邀请了一些全球专家在简报会讲话，我今天的发言就借鉴了其讲话的内容。这些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查阅。

裁研所的简报侧重于“共同风险”——即适用于所有空间行为体而不仅仅是主要军事行为体的某些安全挑战。挑战可归为以下几类：

- 空间技术是两用和多用的
- 一些空间技术具有破坏性
- 就涉及一些空间活动的政策而言，没有多少相关信息

所有这三项挑战都有可能破坏空间安全环境：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事关所有空间行为体的利益。

首先，必须要回顾指出，大多数空间技术既是两用的，也是多用的。这意味着同一空间物体可用于民用和军用目的，也可用于多种用途。共轨航天器就是这方面的典例。这些机动的小型航天器能够进行复杂的在轨运行，特别是在靠近其他卫星的地方。这些共轨航天器可用来修理、补充燃料，甚至将报废的卫星从轨道上移走。它们甚至可以用来主动地从轨道上清除危险的空间碎片，萨里大学最近用它的“空间鱼叉”（称为 RemoveDEBRIS（清除碎片））就证明了这一点。此项技术可能对平民和军队都有用，这两类行为体都积极参与此项技术的开发。

然而，挑战在于该技术可以被军事或民事行为体用于敌对或侵略目的。如果 x 国的一家私营公司发射一部携带空间鱼叉的共轨航天器，那么 x 国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怀疑该航天器是带着造成伤害的目的而来的。不幸的是，由于在跟踪和监测空间物体方面存在局限性，很难确认空间任务的真正性质。你们当中许多人记得，去年，在本会议室内，美国指责俄国开发敌对的在轨航天器；俄国驳斥了这一说法。然而，如果没有补充的信息，就说不准谁更有道理。有了两用技术，它们双方就可能都对。

正如政府专家组 2013 年报告所建议的那样，应对这一挑战的一个备选办法可以是：就在轨操作发出通报。例如，共轨航天器的所有者可以向操作地点附近的其他行为体发出通报，即使它们不是去进行会合。

此外，航天器可能需要与其他空间物体保持安全距离，除非它有接近该物体的明确授权。把这些行为准则确立为基线行为准则，各国也许就能更好地解释近距离操作的性质，而不会不必要地对本来可能是和平活动的情况感到担忧。

所有人都面临的第二项挑战与某些反太空能力的破坏性有关。正如我们在最近的反卫星演示中看到的那样，空间物体的破坏会形成空间碎片。这些空间碎片将继续绕轨道运行，如果与其他物体碰撞，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不幸的是，我们目前的技术不允许我们准确预测碎片将朝哪个方向飞行，因此目前还不可能以不对第三方构成任何风险的方式进行试验。即使是在 300 公里以下高度被摧毁的物体，其碎片也可能扩散到 1,000 公里以上的空间。2008 年，美国摧毁了一颗海高度不到 250 公里的卫星，可追踪的小碎片要等 18 个月才脱离轨道。2007 年中国反卫星演示的碎片在 900 公里处进行，可能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都不会脱离轨道。

印度的反卫星演示证实，如今各国认为反太空能力，包括破坏性能力，是现代军事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其他国家也可能寻求发展这些能力，这将需要更多的试验和示范。就破坏性导弹，甚至是可摧毁物体的共轨航天器进行的广泛试验，可能对空间稳定性产生毁灭性影响。这将影响所有行为体，而不仅仅是军事对手。我们得以以较低成本进入太空，但空间行为体现在又必须承担保护其空间物体免受碎片影响的费用，这将导致此项成本再次上升。新的空间行为体，特别是那些仍在发展新生空间能力的行为体，将大受挫折。

快速处理这一问题的一个备选办法在于制定反卫星试验准则。这一想法也源于 2013 年政府专家组关于故意销毁空间物体的报告所提出的一项建议。

这项建议基本上包含三项原则：

- 无碎片：试验不应产生碎片
- 低碎片：如果试验必须产生碎片，碎片应足够低，以使碎片不会长久存在
- 通报：各国应在进行此类试验前警告其他国家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些原则已经被默认为国际标准。与中国的演示相比，印度沙克提任务的碎片将在短时间内落下。国际社会(不包括裁军界和空间界)相对低调的反应表明，摧毁大约 300 公里以下的物体至少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这是不可接受的，那么国际社会可以采取额外的步骤，通过反卫星试验准则对试验和演示加以明确限制。虽然这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可以减轻空间碎片可能对我们低轨道环境产生的不利影响。

我想讨论的最后一个难题在于缺乏关于空间物体的政策信息。今天，大多数国家没有空间理论或政策。这意味着他们的许多活动缺乏背景，尤其是对竞争对手而言。在这种环境中，任何物体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武器”，任何活动都可能显得奇怪甚至具有威胁性，具体取决于个人的视角。如上所述，一个国家可能认为一物体是清除碎片用的航天器，而另一个国家则视之为武器。信息不多，加上处于缺乏信任的环境，任何行为体的任何活动都有可能加剧空间紧张局势，即使其活动是和平的。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专家组 2013 年报告还载有关于制定和分享空间政策的建议。当其他人观察空间活动时，空间政策就可以大有助于他们了解背景情况。例如，如果一国制定有清除碎片的长期政策，并且对其正在开发的清除碎片技术的类型持开放态度，那么，其他国家就不大可能认为发展空间鱼叉会构成威胁。然而，如果关于该物体或其预期目的的信息微乎其微或根本没有，那么，当该物体进行新的运作和操作时，就可能引发附近行为体的疑虑。没有一项政策，各国进行安全评估时就无据可依。各国可以通过阐述和分享其空间政策，提供一个帮助其他国家理解本国活动的密码，否则这些活动可能会被视为具有威胁性。

这些建议是小而适度的建议，可以用来应对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内部现有的、涉及空间活动的一些挑战。然而，它们绝不是要一下子就把所有空间安全挑战全都化解。正如裁研所最近的空间安全会议所指出的那样，空间安全面临挑战，技术多种多样，迥然有异。情况表明，试图在单一份综合文书中涵盖所有这些内容的做法是笨拙的，几乎没有结果。然而，如果侧重于国家间存在某种程度一致的有限领域，也许就有可能应对具体的威胁和挑战，制定一套规则和规范，一步一个脚印地加强现有的空间治理框架。我在这里提到的三项建议可能属于可轻易完成的目标；我们要有此类目标，才能在空间安全方面取得进展。非常感谢！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波拉斯先生，感谢你内容翔实的介绍。基于技术原因，我现在暂停会议数分钟。

上午 11 时 50 分会议暂停；下午 1 时复会。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非常感谢今天上午的所有小组成员俄罗斯联邦的别洛索夫先生、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和丹尼尔·波拉斯先生极其有趣的发言，这无疑有助于扩大我们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讨论进程状况的了解。我特别感谢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作为工作组协调员所做的出色工作。

在我们剩下的几分钟里，我将立即进入正式会议，我请唯一要发言的代表团，印度代表团，发言。我们将于下午 3 时恢复正式审议。阁下，请发言。

夏尔马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谢谢主席先生。我曾为联合国，包括秘书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知道我们需要尊重口译员。我尊重他们的时间，所以，我想借助于他们的认真工作作一个发言。

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今天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这一重要议题组织专题讨论，该议题可是裁军谈判会议议程上的核心问题。我还要对各位杰出的专题讨论嘉宾所作的出色发言表示赞赏。我感谢他们所有人。印度赞同 21 国集团今天早些时候就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发表的声明。

由于提到了印度最近的反卫星试验，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印度 2019 年 3 月 27 日的反卫星试验展示了印度捍卫印度在外层空间广泛利益的技术能力。这次试验纯粹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作为航天大国，印度在开发一系列外层空间技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技术也使其他国家、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受益。印度拥有可观的太空资产，它成了支撑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安全的关键支柱。因此，对我们来说，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资产，非常重要。

印度仍然反对外层空间武器化。印度没有，也不会，参与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印度一贯主张将外层空间作为人类共同遗产加以保护。我们仍然致力于维护外层空间，把它作为所有航天国家合作努力的不断扩大的边疆。关于与这次试验产生的空间碎片有关的关切，可以指出，印度意识到这种关切和空间碎片造成的危险，进行这次试验的方式是尽量减少空间碎片的发生率和寿命。在进行了大量模拟之后，试验故意在 280 公里高度的低轨道上进行，以确保空间碎片最少，不会对外层空间物体构成任何危险。至于模拟研究，无论会产生什么样的碎片，预计都会在几周内分解并落到地球上。根据我们的评估，大多数碎片已经分解，剩下的任何碎片都将在短时间内分解。

主席先生，印度继续支持在联合国多边框架内对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问题进行实质性审议。我们仍然致力于在裁军谈判会议谈判一项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自 1982 年以来，此事就一直列入裁军谈判会议议程。印度一直积极参加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切实措施政府专家组，该专家组在德阿吉亚尔·帕特里奥塔大使的干练领导下，于 2019 年 3 月结束了会议。我们还参加了上个月在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的关于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审议。在去年第一委员会第七十三届会议上，印度投票赞成在外层空间专题群组下提交的所有决议，包括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决议(印度也是该决议共同提案国)、关于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实际措施的决议，关于不首先在外层空间放置武器的决议以及关于外层空间活动的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的决议。

印度继续致力于与我们的伙伴一道，在审议和谈判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方面发挥领导和建设性作用，包括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透明度和建立信任措施以及长期可持续性指导方针。

主席先生，我再次感谢你，感谢我们的口译员。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 谢谢印度大使。我们的会议时间用完了, 而我们对昨天分发的工作方案草案的审议仍未结束。因此, 我们希望今天下午 3 点开个会。最后, 我谨就我们杰出的专题讨论嘉宾和所有代表团所作的发言, 向他们表示热烈祝贺。我相信, 我们今天的辩论卓有成效, 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好处。我宣布会议结束, 请大家下午 3 点再次开会。

下午 1 时 10 分散会。